

# 動物農莊

George Orwell

任 稗 譯



少年補充讀物

動物農莊

George Orwell 著

任稗羽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

少年補  
充讀物  
動物農莊一冊

(32251.1)

Animal Farm

定價金圓肆角伍分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George Orwell

譯述者 任 稗 羽

上海河南中路

發行人 朱 經 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 本書幾個譯名的解釋

(一)農莊 在英美的鄉間，農莊佔了一個極主要的地位。這是一種私人的產業，面積小則數十畝，大則數百畝不等。農村上，五穀菜蔬無一不種，禽獸也蓄養齊備。出產品或自食，或出售，不定。

(二)農夫 農莊的主人，英文爲 Farmer，只好譯爲農夫，但他們與中國的農夫大不相同。他們常是悠閒的中等階級，雖然也自己下田勞作。田中的工作，他們長期的僱請數位男子相幫，是爲「幫手」(Farm hands)。

(三)農莊上一切的建築物，英文統稱 Farm buildings：住房，穀倉，鷄房，豬圈，無一不包括在內。我將牠譯爲「房子」。又，農莊的主人的住宅，英文爲 Farm House，譯爲「正房」。

(四)英文的 Yard 一詞，我譯爲「園庭」。這乃是指的一塊空場，在正房與其他房舍之間，可以停車等等。

(五) 本書因為動物是主人翁，故動物的代名詞一律用「他」，「她」，「他們」，「她們」。

譯者

# 動物農莊

## 第一章

鍾先生，大田農莊的主人，那天晚上已經把雞房鎖上了；但是因為過於酒醉，卻忘記了把小洞門關上。他手中提着一盞馬燈——燈光在地上閃動着——蹣跚地走過了圍庭；在後門口，他把腳上的靴子脫了下來，便走進工作間去，從啤酒桶中抽出了最後一杯酒，然後纔摸索到樓上睡房去。鍾太太早已在那裏打着鼾聲了。

睡房裏的燈光一熄，整個農莊的房子中立刻起了一陣騷動。那天的白天中，動物們已經得到消息，據說老將軍（那條得獎的白毛壯豬）昨天做了一個怪夢，想講給別的動物聽。他們已經同意，等鍾先生完全離開之後，大家便在大穀倉中聚集。老將軍（這是他通常被稱呼的名字。他在競賽會中的名字是威林頓美人。）在農莊上的身份很高，大家都寧可犧牲一小時的睡眠，去聽他所要講的話。

在那大穀倉內的一端，一個高起來的台上，將軍已經倚靠在他的稻草牀上了，上面的

梁上，吊着一盞燈。雖然他們已是十二歲了，尤其近來很發胖，但他仍舊是一條儀態莊嚴的豬；雖無象牙被人截斷過，但看來仍舊很聰明又很慈祥。過了一會，其餘的動物們便陸續到來，各自依着自己的方式，安適的歸了位。最先來到的是那三條狗——碧鈴，傑西，和品吉；繼來的是豬，他們一到，便在緊依着台下的稻草中臥下。母鷄們棲在窗櫃上；鴿子們飛到梁上；羊和牛們則在豬的背後臥下，並且開始嚼起反芻來。那兩匹拉車的馬，拳王和苜蓿，一同慢慢的走了進來，很小心的放下他們巨大的蹄子，惟恐稻草中藏有他們所看不見的小動物。苜蓿是一匹將近中年的肥胖的雌馬，自從生了她第四匹小馬之後，身體形態尚未復元呢。拳王是一匹雄壯的巨獸，差不多有十八手之高，精力則兩倍於任何普通的馬。他鼻子上的一條白色，使得他們看來有一點愚蠢；實際上，他也並沒有什麼頭等的聰明；不過因為他有固定的性格與巨大的工作能力，大家都很佩服他。馬到來之後，接着來的是慕俐，那隻白山羊，和本吉明，那隻驢子。本吉明是農莊上最老的一個動物，也是脾氣最壞的。很少開口談話，而當他開口的時候，則多是發一些牢騷，譬如說吧，他說上帝給了他一條尾巴，爲了趕走蒼蠅；但是他寧可沒有尾巴，也沒有蒼蠅。他是農莊上唯一不會笑的動物。假若問他何故，他便說，他看不出有什麼可笑的事。不過，雖然不曾明

說，他卻是忠心於拳王的；在星期日，他們兩個時常一同在菜園背後的小牧場上吃草，並排的站着，但是從來不說話。兩匹馬剛剛臥下，只見那一羣無母的小鴨子來了，他們一邊輕微的啾啾叫着，一邊搖搖擺擺的走着，想找一塊不會被踐踏到的地位。苜蓿展開她巨大的前腿，做了一道圍牆，那些小鴨子便到裏面佷縮下來，而且立刻睡着了。到最後一分鐘，那匹傻笨而好看的白馬，茉莉（她是替鍾先生拉車的），纓婀娜的走來，口中嚼着一塊白糖。她在較前的地方歸了座，便開始賣弄她的白鬢，心中只希望大家都去注目於那上面的紅絲結。貓是最後到來的一員。她照例的立刻尋看一個最溫暖的地方；終於把她自己擠進拳王和苜蓿中間去，於是她便滿足的唸起佛來，至於將軍的演說，則從始至終，她不會聽得一個字。

現在，所有的動物都已到齊了，只除去摩西，那隻家馴的烏鴉，他只在後門外面的一個架子上睡着覺。將軍看見大家都已安適地入座，並已聚精會神的等候之後，便把喉嚨清了一清，開始說道：

「同志們，你們已經聽見，我昨夜做的一個怪夢了。但是這個夢我慢慢再講，我先要說一點別的事。同志們，我想我將不久於人間了，但在我死以前，我覺得應該把我一生所



得到的智慧傳授給你們。我已經活了很久；當我臥在圈中的時候，我一向都是很用思想；我想我現在可以說，我對於在世界上生活的瞭解，是不亞於今日任何一個生存的動物的。這一層就是我要講給你們聽的事。

「同志們，我們的生活是怎樣的呢？讓我們來看吧：我們的生命是愁慘的，勞苦的，和短促的。我們是生到世界上來了，但我們只領到足夠維持一口氣的食糧；而我們中間能夠出力的，都被迫工作直到我們的精力完全耗盡；等到我們的用處一旦停止，我們立刻便被慘忍的屠殺。英國的動物，在一歲以上的，沒有一個嚐到過快樂和閒散的味道。英國的動物，沒有一個是自由的。一個動物的生命中，只有愁苦和奴役，這是很明顯的事實。

「但是，這難道就是自然的一部份嗎？難道我們的地土太貧瘠，不能充足的供養牠的居民嗎？不，同志們，一千個不！英國的土壤是肥腴的，牠的氣候是溫暖的；即使動物的數目比目前還要多幾倍，牠也足可以供給全體以豐富的食糧。單單我們這一個農莊，就可以供養起十二匹馬，二十頭牛，和幾百隻羊——而且讓他們全體在我們所不能想像的舒適中生活下去。那麼，我們為什麼要這樣繼續的在愁苦中生活呢？因為我們勞工的出產，是差不多全部被人類偷去了。這，同志們，就是我們一切問題的解答。一個字就可以包括

一切——「人」。人是我們唯一的真正仇敵。驅除人類，飢餓與苦工的根基，也就可以永久消逝了。

「人是唯一只知消費，不會生產的動物。他不供給牛奶，他不生蛋，他太弱不能拉車，他又不會跑快去捉兔子。但他反而是一切動物的控制者。他叫他們做工，他只回報他們以不致使他們餓死的一點食品，其餘的他都留給自己。我們拿勞力來翻新土壤，拿糞料來滋肥牠，但我們任何一個所擁有的，只不過是他自己身上的一張皮。你們這些在此的母牛，過去一年中，供給了多少千百加倫的牛奶？那原是應該去哺養起強健的小牛來的，但結果怎樣？每一滴的奶汁都是流到我們的喉嚨裏去的。你們這些母雞，過去一年你們生了多少蛋？倒底有幾枚是用來孵了小雞？其餘的都早已送到市場上去，換了錢來給老鍾和他的家人了！你呢，苜蓿，你的四匹小馬，他們原應是你老年的供養與安慰的，他們都到那裏去了？每一匹在週歲時都被出賣了——你永遠也不會再見到他們任何一個。你的四次生產，和你在田中所付的勞力，你得到了什麼酬報，除去那一點點食糧，和一個厩房？

「但我們的生活，即使是這麼愁苦，卻還是不能終其天年，我對於自己並不埋怨，因

爲我還是比較幸運的一個。我已經十二歲，並且有了四百以上的兒女了。一條豬的生命也不過如此而已。但是沒有一個動物在最後是能逃避那殘忍的刀鋒的。你們在此的幼豬，一年之內，你們個個都須在屠場上叫命。我們每一個都必須經過那慘事——牛，豬，雞，羊，每一個。甚至於馬和狗的命運也不會好一點。你，拳王，等到你的肌肉失去牠的雄力的一天，老鍾就會把你賣給屠戶，他會切斷你的喉管，把你煮來餵狗。至於狗呢，等他們老了，沒有牙了，老鍾就會在他們的頸上綁一塊石頭，把他們投在最近的一個池塘中淹死。

「同志們，這不夠看清楚，我們生命中所有的禍害，都是源於人類的暴虐了嗎？只有驅除了人類，我們的出產纔會是自己的。差不多一轉眼間，我們就可以變爲富足和自由了。我們應該做什麼呢？我們當夜以繼日，身心兼用的去致力於人類的推翻！這是我對你們的叮囑，同志們，反叛！我不知道這反叛何時能夠實現，牠可能在一星期之內，也可能在一百年之內；但是我知道，像我看見我腳底下的稻草一樣的不會有錯，早晚公道是要產生的。注目在這件事，同志們，在你們的殘生裏，千萬不要鬆弛！此外最要緊的，尚須把我的這個教訓傳授給你們的後輩，使得他們可以繼續去奮鬥，直到得勝爲止。」

「並且，同志們，你們必須永遠牢守這個決心。任何雄辯都不可引你們走入歧途。總不要去聽那些花言巧語，如說人與動物有共同利益，一方的繁榮，也就是他方的繁榮。那些都是謊言。人類除去他們自身之外，是不顧其他動物的利益的。讓徹底的團結和友愛，充溢我們動物的奮鬥吧。凡人皆是仇敵。凡動物皆是同志。」

在此時，忽然發生了一陣大騷動，原來當將軍演說的時候，有四隻大老鼠爬出了洞來，坐在他們的後足上，聽他演講。但是那幾條狗突然看見了他們；幸虧老鼠很迅速的竄回洞中，纔救了自己的命。將軍舉起爪子來，叫他們肅靜。

「同志們，」他說，「這是我們須來解決的一層問題。那些野動物，如同老鼠和兔子——他們是我們的朋友，還是敵人？讓我們來投票吧。我向大會提出這個問題：老鼠是同志嗎？」

大家立刻投了票，結果絕大多數同意老鼠是同志。只有四個反對票，就是那三條狗和一隻貓，但後來卻發現貓在兩方面都投了票。將軍繼續說道：

「我沒有多少話要說了。我只是要重複這個意思：記住你們與人類，以及與他們一切的生活方式的敵對地位。任何用兩腿行走的都是敵人。任何用四腿行走的，或是有翅膀

的，都是朋友。同時也須記得，當與人類作戰之時，我們必不可仿效了他們。即使你們把他們征服了，也不可採取他們的惡習。永遠沒有一個動物應該住在房屋裏，或者睡在牀上，或者穿衣服，或者飲酒，或者吸煙，或者觸到金錢，或者從事交易。而最重要的，是永遠沒有一個動物應該暴虐他的同類。不論弱或強，聰明或單純，我們都是兄弟。永遠沒有一個動物應該殺戮別的動物。全體動物皆屬平等。

「現在，同志們我要告訴你們我昨夜的夢了。我不能給你們形容那個夢。牠是關於人類消滅之後，世界上的狀況的夢。但是牠卻使我記起了一些我早已忘掉的事。許多年以前，當我尚是一條小豬的時候，我的母親和一些別的豬常常唱一個老歌，但是她們只知道牠的曲調，和起頭的三個字。我稚年的時候知道那個曲調，但是過後牠早已離開了我的腦海。昨天夜裏，想不到牠卻回到我的夢裏來了。不但如此，甚至那歌的字句也都回來了——這些字句，我曉得長久以前的動物是都會唱的，但是已經被遺忘了許多年了。同志們，我現在唱給你們聽吧。我老了，喉音已經沙啞了，但是等我把這個曲調教給了你們，你們自己可以唱得好一點。牠叫做「英格蘭之獸」。」

老將軍清了一清喉嚨，便開始唱起來。雖然如他所說，他的喉音已是沙啞了，但他仍

然唱得不錯。這個曲調是激動的，字句如下：

英格蘭之獸，愛爾蘭之獸——

各地各域的野獸

請聽我快樂的歌唱，

報導那黃金的未來辰光。

遲早這天會來到，

當暴虐的人類被推倒，

踐踏英國肥腴的地土

將全是我們的獸足。

銅環將永離我們的鼻，

羈勒不再壓我們的背，

口糧，踢刺將鏽爛掉，

慘忍的鞭子不再揮。

想像不出的富足，

小麥，大麥，蕎麥，草，  
苜蓿，豆類，和甜菜，

將爲我們獨享了！

英格蘭的田畝將放光，

英格蘭的溪水將愈清朗，

清風飄拂送甜香，

在那天，當我們得到解放！

爲了那天，我們必須同致力，

即使天未曉，我們已逝去；

牛和馬，鵝與雞，

全須爲了自由而盡力。

英格蘭之獸，愛爾蘭之獸——

各地各域的野獸，

請聽我快樂的歌唱，

報導那黃金的未來辰光。

唱着這個歌，竟使得所有的動物興奮到了極點。差不多在將軍尚未唱完的時候，他們已經開始自己唱起來了。即使其中最笨的，也已經學會了那個調子，和幾個字；至於其中聰明的，如同豬和狗，他們在幾分鐘之內便已記熟了整個的歌。然後，經過數次初試之後，整個的農莊便振起了「英格蘭之獸」的宏大的和聲。牛哞哞唱着，狗汪汪唱着，羊咩咩唱着，馬嘶嘶唱着，鴨子呱呱唱着。他們十分喜歡那個歌，竟接續的從頭至尾唱了五遍；假使不是他們後來被打斷，恐怕真會唱個通夜呢。

很不幸，這個大聲音竟吵醒了鍾先生；他跳下牀來，心中以為園中一定來了一隻狐狸。他提起了那站立在臥房一角的槍，向着黑暗的四方放了數響。那些小子彈只鑽到了大穀倉的牆中去，不過卻使得那個集會急速的解散了。每一個動力都逃回他自己睡覺的地方去。鳥兒跳上了他們的棲枝；走獸在稻草中靜臥下來，於是整個的農莊馬上便陷入了夢鄉。



## 第二章

三晚以後，老將軍就在睡眠中平靜的逝世了。他被埋葬在墓園的盡頭。

這是三月初旬的事。繼後的三個月，有許多的秘密活動。將軍的演說，給了農莊上較聰明的動物們以一個完全新的觀點。他們還不知道，將軍預測的反叛何時可以發生；他們不敢希望牠會發生在他們自己的生命；但是他們卻很清楚的認明了，去做準備，乃是他們的義務。去指導和組織其他動物的工作，自然而然的落到了那些豬的肩頭上，因為他們是被公認為最聰明的一種動物。在豬羣之中，最出鋒頭的，要算那兩條名叫雪球與拿破崙的年輕壯豬了，他們目前是被鍾先生養着預備出售的。拿破崙是一條巨大的，面貌兇狠的柏縣壯豬，農莊上唯一的柏縣種；他不大開口，不過卻是以不肯讓步出名的。雪球比拿破崙富於丰采，善於演說，而且頭腦也活動些，但是大家認為他的個性不如拿破崙的深沉。農莊上所有其他的雄豬，都是養來吃的。他們之內最有名的，是一條短小肥胖名叫尖喉的，他有圓滿的頰，閃爍的眼睛，他動作靈敏，喉音尖利。他很富於口鋒；當他在辯論